

永樂大典

卷〇三一四五 陳字

卷〇三一四六 陳字

卷〇三一四七 陳字

卷〇三一四八 陳字

卷〇三一四九 陳字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五

九真

陳

陳師錫

宋史列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

嚴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

屢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

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

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明道

中。親覽萬幾。凡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

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

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

錫言。陛下方大闢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

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爲謏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
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清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
乃入爲祕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
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
請爲之限約。畿內將官。苛憐失士心。方大閱。群卒譁譟。將吏莫知所爲。師
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猶
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
中侍御史。號言元豐之末。中外訛謠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
司馬光。呂公著。爾輩。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
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攢宸畧。以慰中外之望。蔡京
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銓於改作。
日夜交結內使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
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淳
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
賢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
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

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祕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逆為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為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為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州。滑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下。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東都事。畧師錫徽宗時。召為殿中侍御史。與陳瓘論列蔡京之罪。不見聽。遂求罷。出知渭州。罷為提點靈仙觀。以元祐黨籍。謫監衡州酒稅。遇赦。監潭州南嶽廟會。有妄言宮掖事。得罪者。語連及師錫。削官貶郴。累赦復官。卒年六十九。建安志。陳師錫。浦城人。其先古籍建陽。自幼力學。能文。父瀚。嘗試以高祖設壇賦。援筆立就。且譏漢祖不能保全功臣。坐客皆驚。初調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即受知於歐陽文忠。蘇東坡。文忠作五代史。命公為序。次知杭州。臨安縣。東坡舉公自岱。其辭云。有名賢之德行。追蹤古人。有西漢之文章。冠絕當世。召充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大臣誣陷司馬光。呂公著等。乞復謚。

命給還其碑及論鄧洵武不當預編脩忤旨左遷東坡再舉充學問該博
可備顧問科除祕書省校書郎改工部員外郎乞補外知解州除宣州就
移蘇州徽宗初召除殿中侍御史蔡京兄弟方得君公力彈之乞正典刑
下出知江寧落職安置而京獨留公復論京罪惡章入不報遷考功郎中
出知潁州移廬州除江東轉運使知滑州京既當軸編置黨籍中謫衢州
監酒逾年安置郴州宣和末復朝請大夫卒紹興初追贈左諫議大夫直
龍圖閣公前後章疏幾二萬言被詔旨追索災跋殆盡今存者止十五篇
參政李光敘其首云當京執政幾二十年諫諍路絕卒之夷狄亂華生民
塗炭公言始效昔司馬溫公誌呂獻可墓稱其論列王安石於海內歸重
之時人主委任之際必謂明達先識已所不及伯脩可謂無愧於前人矣
宋名臣言行錄徽宗召師錫爲殿中侍御史時諫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
排擊奸邪爲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
亂之萌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
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後京遂爲執政
盡逐異己者固寵市權熒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
塞絕卒之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

陳經

宋沈氏三先生集故信陽軍羅山縣令陳君墓誌銘并序。君諱經字公適。其先平原獻次公。曾王父竟王父叡之始徙居汝州。

世治經爲儒者。君之考尚以家學進。終駕部員外郎。君少好學。能屬文。以進士起家。爲蘇州廣濟主簿。民有犯法坐死者。獄已上府。屬君攝令。以其情應讞。謁守爲理。其死州從之。得減死論。囚亦自不知所以得免者。人以此稱君恤親。喪去喪除。爲真州六合主簿。六合真大邑。多強宗。挾吏勢。市權。養客。令以下爲其俯仰。君適到。有吏慢詬于縣門之下。君欲憤治之。或以其過薄。爭以謂民敢憤。憤視其長上。職根吏以爲姦。今法不行於吏。而獨惟民不畏法。無義。於是繫治踰月。刑而後徇于市。橫猾爲之縮氣。會泗州。盱眙令。以疲不職廢。本部擇可任劇者。以君行而盱眙以治。聞獄有久不核者。君得其期。擿以示之。皆憚服。無敢不情。州部官長交薦君。稍遷信陽軍羅山令。乃開館廷。四方學者與之講學。清談終日。及殿課吏狀。而羅山復在寂寥。居無幾。以疾卒于其官。享年四十。君學人也。於先王之業。無所不悅。其爲人仁而才。居家得鄉人之歡。姻族益親。仕于官則當劇處繁。能以多爲約。人信賴之。壽不中身。位不出吏部選。方其無事。亦無以發君之才。且仁人所以之斬君者。於君也。何憾焉。夫人徐氏生四男子。曰塞宇。

察。宰皆學于鄉先生。察爲宣德郎知湖州烏程縣事。宰與賓興鄉人賢之。
熙寧四年舉君之喪卜于朐山之陰以葬。屬予爲之銘。予方病彌旬不及
君之成事。於是徐夫人之祔也。乃卒銘焉。某與烏程同年進士。烏程尤篤
君子也。與予雅善。待予如鳥程。宜且不朽。予則銘夫藏耳。乎銘曰。有丘
如廩。有山如胸。賦茲患人。作是吉居。彼強而落。曾謂弗溝。純
莫予疵。豈不令壽。宅物惟夥。宅卜伊祐。匪騫斯威。信淑有後。

陳孝嘗

宋劉忠肅公集撰。陳仲明墓銘。君諱孝嘗。字仲明。某主十
年。皇考妣棄其孤。實鞠于外祖父贈祕書監陳公。是時公

以疾退居東平里第。將沒以劉氏孤屬其五子。某當竊自惟念親既不得
而見之。終乃幸得諸舅從之。其庶矣乎。其後長立竊食于侍。出處二十年
間。舅氏之相次亡者四人。獨君一人者在。而以風痺卧家。雖然。每以事若
告。假過鄉里時。得拜其左右。瞻候其安否。語言相問訊。尚足以自慰。其念
母罔極之意。而今又亡矣。當時之所從吾母之同氣。於是遂盡。嗚呼。其可
不悲也哉。君公第二子。性謹孝侍疾。孰喪能盡其志。與兄弟相友愛。交人
有信義。少時讀書作文。辭尤刻苦。爲詩旁治醫藥陰陽之學。將葬。憲葬師
多拘。因自究其書。有所去取。以從事無違于禮。尤喜佛書。通性宗。蓋有自

悟者。其論雖禪學老師往往爲屈。故恬夷安分無慕乎外。初公爲尚書屯田郎中。年六十得疾。求致仕。以恩任君。君曰。大人小疾輕去。而爲其子計。某未安也。公遂分司南都。曾祖諱咸。卿祖諱肅。贈尚書戶部侍郎。祕書公諱希古。君娶馮氏。龐氏。子男五人。曰浩。曰湜。曰淳。曰白。洵皆學進士。浩。沖。嘗與計偕。七女子。二已嫁。四幼亡。一在室。君之亡。實元豐五年七月三日。享年六十八。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八日葬于鄆之須城縣盧泉鄉。先塋之原合以馮氏。銘曰。嗚呼陳氏遠有德祐。中嘗振顯報施未侈。逮君之世。沒微弗興。而以孝弟鄉里滋稱。學行恂恂。視其諸子。德後必昌。庶將在此。

陳鑄

蒲陽志。宋朝自熙寧以來。始詔卿監限貢有缺則補。時郡人陳鑄。首遷光祿卿。鄉人喜曰。吾鄉有作卿者也。鑄歷知南雄州。潮

州。登州。所賜恤獄。其勑書尚藏于家。蓋治平以前。凡任郡寄者。例皆以璽書賜之。同郡職方郎中翁彥升。歷守瑞州。梓州。亦霑是賜。其辭並同。鑄始以殿中丞通判福州。朝士以歌詩重其行。凡七十有二篇。蔡端明襄爲之序。端明又有和鑄南州新詠云。無意孤吟探幽致。他時行橐定空還。

陳宗謨

湟川志。宗謨字昌言。居州南龍津門。家世業儒。文筆高了。爲鄉間推敬。其家塾爲養源堂。又有資深齋。生平著述。謂之養

源集。今猶存焉。涇川集中有記文。筆力尚可見。紫岩張魏公在。連日獨喜與之論文。其子南軒以兄事之。嘗爲賦養源堂詩。宗謨任爲瀧水丞。攝端溪令。所至有治聲。同僚有貪者。喻之曰。可下手矣。宗謨正色叱之曰。廩稍幸粗給。外此過求。何以爲子孫地耶。後魏公入覲。有意擢用。人已云亡。惜哉。謝無逸。溪堂集。陳居士墓表。居士臨川人。字昌言。名宗謨。姓陳氏。兒時從鄉里老師學。日未午。誦千餘言。如建瓴水。兒曹皆郤步不敢比肩立。老師拊其背曰。汝其亢陳氏宗乎。先考即世。母夫人黃氏。語其姑沈夫人曰。府君既從廬翁遊於地下矣。茫然孤兒。豈能持門戶哉。沈夫人曰。此兒雖蚤慧。老師奇之。若宦學千里。吾兩人何以爲生邪。吾聞忠孝不兩立。厚於其君而薄於其親。豈老師之意哉。於是謝老師而歸。居士於其家居。出則治生業。入則奉甘旨。暇則誦詩書。雖亞醫卜筮。陰陽地理之書。無所不窺也。一日慨然歎曰。吾既謝老師。歸奉其親。又無良朋友琢磨。徒知句讀。何以書爲。則取圓覺華嚴般若諸經。反覆硃味。蓋將探諸佛之意。而求死生之說。於是禪師寶月穴居貴溪之巔。能以慧眼知人。善惡得於眉睫之間。人有隱惡。平生未嘗言者。一見禪師。莫不吐實。居士聞其風而悅之。晨猿走三百里至山下攀藤蔓而上。拜禪師巖中。禪師命之坐。飲之以

茶熟視而笑曰。佳哉若人。翼日昧爽順下風而請願聞至道禪師手書三頌以贈之。居士歸而欣然有得色。於是沈夫人黃夫人皆棄養久矣。居士不復治生業。日與高僧逸民焚香燕坐清談終日殆不知世之有窮達榮辱毀譽悅感也。晚年尤喜施惠。飢者哺之。寒者衣之。婚嫁不能成禮者。與之幣帛。死而無以斂其軀者。與之棺槨。然未嘗言之於人。而人亦不知其喜施惠也。曾大父諱漢昇。大父諱廷德。父諱丁。娶吳氏。男彥輔。彥國。彥國應。進士舉。壻吳澄。王樂。張執禮。江公衡。元豐三年十二月甲申卒。享年四十。明年九月葬于靈臺鄉甘露原。初居士得疾。謂澄曰。吾疾必不起。死主吾自知之。但兩兒尚幼。汝其助吾妻經紀其家事。遂面壁卧不語。七日而卒。卒時顧視家人無可憐之色。豈非得禪師之道耶。後二十七年彥輔。彥國泣曰。先考捐館舍時。吾兄弟兩稚子耳。故其葬也。不克求賢士大夫之文納之墳中。遂使先考之德湮滅而無聞。孰事其爲。我書其事。將刻石以表其墓。庶幾來世有攷焉。余曰。居士之德修於宗族。信於鄉黨。其子又賢。必能大其門戶。豈待小子之文然後傳來世哉。然非此無以慰孝子之思。於是敘述其平生而繫之以辭。其辭曰。人生一世間兮。俯仰其猶百年。居耿耿其無聊兮。悼乃心之不宣。孰知彼蒼之不與謀兮。或壽短而夭頽。曷不

從巫咸而卜筮兮。蓍龜告予曰。其道則然。伊宰上之木已。
拱兮。刲草宿而露寒。望夫君之不來。蹇孝子兮其無永歎。

陳師道

宋史文苑傳

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少而好學。

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薦與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惠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愠。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善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平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與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廷。致師

道答曰辱書論以章公見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它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歛既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博爲相丈致意焉終不往官頼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倣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宋名臣言行錄陳無已一字履常事具文集序今見左文彭城后山居士陳師道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發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爲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潁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復教授州入祕書省爲正字以卒實建中

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孥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此豈易衣食者哉。在穎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而太守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燎。妻子愠見而不恤。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謝克家撰文集序頃在廣陵。秦觀少游為僕。言彭城陳師道履常者高士也。其文妙絕當世。而行義稱焉。陳履常居都不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輒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古藤郡志。陳后山師道亦常遊此。故山谷曰。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二子不知飽風味。西風吹淚古藤州。晦菴續錄陳無已。趙挺之。邢和叔。皆國大夫。督陳在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裏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為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不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而死。謝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匿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又云。后山差充郊壇上官。其妻以寒故不可無重綿。遂於其姊夫趙挺之家借一綿襖歸衣之后。山問何從得之。妻謂借趙家物。后山惡趙之為人。不衣。止衣一綿。

往竟以寒得疾而終。謝任伯作墓誌所載，不明此，豈可不白於後世也。卻
掃編魏昌世言：陳無已平生惡人節書，以為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
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為可
待旦者無已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

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黃氏日抄陳后山先生
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見之，終不可得。傳欽之薦公
者也。以其貧，懷金欲餽之，意不敢出口。先生之高行若此，而世獨稱其詩
何耶？豈世之知公者淺耶？抑詩亦賢者之累耶？此錄名臣之言行備焉。
近思錄諸儒之講明詳焉，彼此參驗，環循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
進其所行，晦菴之望後學學者，其庶乎？老學菴筆記、秦會之跋、後山集，謂
曾南豐修英宗實錄，辟陳無已爲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事。
南豐雖嘗預修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爲史屬，焉有辟官之理？又
無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辨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
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脩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
德縣令，邢恕爲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
衣徐禧例，乞無已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叙論，不合上意，修

五朝史之意寢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爲英宗實錄耳。至其言辟無己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又陳無己子豈詩亦可喜。是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己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來從鄴作攝局。鄴降虜。豈亦被繫縛而去。無己之後。遂無臣江左者。豈亦不知存亡可哀也。張侃。杜軒初藁跋陳后山再任校官謝啓。駢四儼六。特應用文耳。前輩直曰。世間一種奇禮過爲謹細。陳無己任徐州校官曰。出境送東坡知杭州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好事者造謠。無己處之如平時。略無訛色。而嚴名行乎天下。此豈昧得失而爲變動耶。至其再任。又曰。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又曰。使一有於先顛。爲兩塗之後悔。此尤見無己之終不渝其守也。噫。今豈有是事耶。舊見人說東坡好收拾士類。而士類樂爲之用。集云代人作。豈知無己者耶。

陳亢

京口耆舊傳。亢字退叔。金壇人。少讀書。以父疾不任家事。乃請於師。來書歸養。殖貲治產。家用饒衍。而勇於爲義。不吝施予。家居邑南。地多沮澤。古速瀆久淤。壅水爲災。率衆築堤。延袤十許里。以便行者。而浚瀆以通洮湖。水患遂息。熙寧乙卯歲。大饑。明年疫。傾家之儲。粥餓。

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其衣摺收葬又數千百人嘗自以少時爲養廢書課子弟學尤力一夕大雪往視則二子寢矣亟呼之起曰吾不彊汝以書汝宜出行道上遇行者則歸以告二子奉命出門十里遇販夫負魚而趨二子問雪寒何自苦曰負販吾業也一夕不行則生理躉矣一子感悟歸而自勉晨夜不休亢亦獎勵有方雖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品節及彥明爲監司度陞朝亢尚無恙累封朝散郎而彥明之子城亦擢進士第餘孫數上名禮部亦有己命官者福祿之盛世所歆艷蘇公轼嘗有帖云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兩人已登第守官其叔耕且學其季游上庠藝業精甚有男女孫十四人玄孫之孫古人所不知若陳君者當見所不知何人也鄒公浩以序送其孫塘試禮部亦云金壇有君子人焉今以承議郎致仕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千有餘里若寒饑急難失所賴以無虞數十年間不知幾人仁義之聲飛馳東南是生二子皆文高學博趙操堅正甫冠登第盛年即顯又稱其諸孫之賢謂承議之德厚積而發三世矣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承議見之蓋浩作序時亢已封承議矣大觀元年卒年六十八亢二子曰彥明曰度諸孫之著者曰城曰塘曰璿玄孫從古兄弟之子曰序孫曰案

陳彥明

京口耆舊傳彥明年十七與鄉貢中熙寧九年進士第主句容簿再調長社令辟江東運司主管帳司改秩知吉水

縣改楚丘縣古芑碭也盜發坐繫者百人一夕乘守者怠脫械持兵欲殺余悉就擒民以堵郡將拘文初其專殺朝廷釋不問賊黨散處山澤時唱言以撼居民彥明慕致其尤桀黠者并囊橐之家破除之一境大治提刑羅適以治水自任至縣欲有所爲彥明知無益即抗言曰此白圭之術也適慚而去除都水監主簿遷北外丞以職事入奏哲宗察其才諭以行召用矣大名帥決河入澶州故道以紓魏患澶人大恐公爲之增堤浚防水入無患兩州以安出知處州歲饑賑救有方移廣東路轉運判官時同列多以獻羨財進用彥明曰財民力也有羨當還以及民可剥民以爲己利乎奏罷徐愬所興錢監民以爲便汰假版吏以保任法選用士類外選爲清就移本路提點刑獄禁雷公淫祀以正風俗罷庚嶺置關以示無外召還陞中無南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路提點刑獄未行改利路予告東歸大觀四年卒年五十五有詩文雜說合三十卷子瑊字伯成入太學升內舍中元符三年進士第主海鹽簿知錢塘丞丁艱知真州楊子縣未